



百年館藏庫本首譯新版

# 變化中的 中國人

[美] E. A. 羅斯 著  
公茂虹 張皓 譯

花神出版社



西方視野裡的中國形象

主編 黃興濤 楊念群

西方視野裡的中國形象

# 變化中的中國人

〔美〕

E · A ·

羅斯

公茂虹

張皓

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變化中的中國人／E. A. 羅斯 著・公茂虹，張皓 譯・  
－初版・－新竹市：理藝出版・民 94  
面：公分・（西方視野裡的中國形象叢書）

ISBN 986-7518-43-8 (平裝)

1. 民族性－中國

535.72

93024660

網址：<http://www.fanyi.com.tw>

定價：295 元

變化中的中國人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出版者

〔美〕E. A. 羅斯

公茂虹，張皓

凡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花神出版社

地址／新竹市建新路二二號  
電話／五七一二二二五五

郵撥／一六〇三七二二三  
傳真／五七一三四〇八

地址／新竹市建新路二二號  
電話／五七一六七五三

地址／台北市瑞安街一四七號  
電話／二七〇四五九〇九

發行日  
分店  
門市部

本書經時事出版社授權重新排印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ISBN 986-7518-43-8 (平裝)

# 前言

那些對中國的情況了如指掌的人肯定會這樣認為：在中國，任何一位西方人僅僅通過六個月艱辛的旅行與採訪是不可能瞭解中國人的。一位高級工程師說：『我在這兒生活了三十年，但住得越久越覺得不瞭解這兒的人們。』一位商人說：『我原以為在這兒生活幾年後，會瞭解他們的，但生活得越久越覺得他們不可理解。』任何一位外國旅行者如果請教一下長期居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國人的話，就會發現自己沒有勇氣寫關於中國人的東西。

其實，對於那些瞭解東西方人心理素質差異的西方人來說，中國人並不難理解。在他們看來，中國人的心理素質是以另一種文化或另一種社會組織為背景的，因此與西方人的心理素質迥異。如果把物質條件方面的優劣與基本觀念方面的差異考慮在內的話，在中國人所處的環境下，我們西方人也會做出同樣的事情。東方國家的一些人非常重視這樣的一種說法，由於心理素質的差異，黃種人與白種人永遠難以互相理解、互相同情。而那些對東西方社會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並不這樣認為。他們對中國社會諸多方面進行研究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這種認識建立在對以下方面的考察和研究之上：閉關自守、激烈的生存鬥爭、祖先崇拜、父權、女性的從屬地位、軍事的衰退以及士階層在社會中的優勢等。

E.A.羅斯

# 目錄

十、新式教育	221	前言	/ 1
九、中國的西部	189	一、中國一瞥	/ 1
八、基督教在中國	161	二、中國人的體格	/ 23
七、中國婦女的解放	135	三、中國人的民族精神	/ 23
六、禁煙鬥爭	107	四、為生存而鬥爭	/ 57
五、中國工業的前景	85	五、中國工業的前景	/ 57
四、為生存而鬥爭		六、禁煙鬥爭	/ 85
三、中國人的民族精神		七、中國婦女的解放	/ 135
二、中國人的體格		八、基督教在中國	/ 161
一、中國一瞥		九、中國的西部	/ 189

# 一、中國一警

中國具有歐洲中世紀時代的種種特徵。所有城市都有圍牆，時至今日，這些圍牆和城門仍完好無損，並有效地發揮著作作用。滿洲人是中國的統治者，他們總是把軍隊的營部安置在帶有城牆的要塞城市中，一旦猝不及防的叛亂發生，他們便退入營部中避難。

城市的街道狹窄、彎曲、凹凸不平、骯髒不堪、臭氣薰天。在華北，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是一些僅供載客用的硬板馬車，馬車實際上是由驃子拉著。而在那些種稻的地區，人們並不餵養驃子，所以，在這些地區的城市中，人們祇好步行或以手推車代步。幾乎沒有維護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規定，所以，街道為個體商販佔據，幾乎不能通行。店主們在貨架前設有櫃檯，用籃子和簍子組成的貨攤排列在街道兩邊，帶著勞動用具的手工藝人充塞其間，致使一條六英尺寬的街道擁擠不堪。要不是官方規定必須為來往的坐轎留出過道，道路會更加狹窄。

狹窄的街道總是擁擠不堪，給旅遊者留下的印象是：城市中人口衆多而高度密集。城市中的建築主要是平房，除北京外，中國的其他城市面積很小。外國旅遊者為了追求文學效果，在他們的遊記中隨意誇大了中國城市中的人口數量。這些數量缺乏可靠的數字統計，都是旅遊者隨意猜想的結果。

直到最近，城市中才設置了維持公共秩序的警察。他們身著黃褐色卡其布服裝，手持警棍在街上

巡邏。但這些警察的能力在騷亂發生時從未得到過證實。在廣州，人們所看到的士兵的形象是這樣的：無精打采，赤著腳，面色和善。他們絕對不能體現出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城市中沒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於河邊的城市中，未經處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每天專門負責挑水的人把河水分送到家家戶戶，從桶內潰出的水整日把通往河邊的石級打得濕漉漉的。當挑來的河水過於渾濁不能飲用時，人們一般用裝有明礬塊並帶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攪拌幾下，使水慢慢澄清。

城市中沒有公共照明。入夜，街道上漆黑一片，陰森淒涼，行人絕迹。煤油在中華帝國各地被廣泛用於照明以前，人們一般用蠟燭做的紙燈籠，或者點燃花生油碗內的棉燈芯照明。由於沒有良好的照明條件，多數人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煤油為家庭生活帶來了很多方便，夜晚，人們可以讀書，全家人也可以聚在燈光下談天。

城市的燃料極其匱乏，整齊而成捆的乾木柴成為商品。無數滿載木柴的小船沿西江順流而下，把薪火運入廣州和香港。隨著伐木者不斷逆河拓遠他們的水路，森林毀壞的程度愈加嚴重。由於燃料的缺乏，可以燃燒的草木均得到了充分利用。穀糠、乾草、樹枝、樹葉及其他雜物用於冬日夜間燒炕取暖，同時，人們可以在炕頭的磚爐或泥爐上煮衣、做飯。由於燃料不足，窮人家對此更加節儉，他們養成了以大街上出售的熟食為主食的習慣。因此，城市中流動的小吃攤的生意異常紅火。而我們西方人對於大街上出售的熟食存有一種偏見，認為它價格昂貴，並非一般家庭所能享受的奢侈品。

在中國內地，居民家中沒有煙囱，凡是做飯的地方，牆壁總被爐中衝出的煙霧薰得漆黑。內地的人們對於室內的黑暗習以爲常，因爲房屋的門窗沒有玻璃，不能使光線充分進入室內。人們保持室內亮度的唯一方法是在窗楞上貼上白紙。室內的地面完全是由泥土、磚或瓦鋪成的，屋頂以瓦或茅草爲原料。在我們這些過路人看來，內地人的生活顯然並不安逸，更談不上奢華。富有之家漂亮的房屋與庭院都由高高的圍牆保護著，一般人很少能窺見這些房舍的華麗。在內地，沒有用於公衆消遣的修理得整整齊齊的草地和花園，祇是偶爾在廟宇中有一些樹叢。

內地的富有之家，儘管不乏漂亮美麗的東西，但以我們西方人的眼光來看，這些美好的事物遠不夠整潔、雅緻。傭人們對於蜘蛛網、灰塵、破損的用具並不在意，主人對此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內地人豪華的巨宅中，可能擁有價值連城的瓷器，陳列著精美的刺繡以及世界上最漂亮的傢俱，但一般說來，這些僅受過中國傳統工藝薰陶的內地人的優雅，與西方同等階層是無法相比的。

在保持事物的整潔方面，中國人和日本人有著極其明顯的不同。中國人對於如何料理和修理事物似乎毫不留心，甚至一無所知。他們從來不遵循『及時一針頂九針』的箴言，寧願建設新的東西，而不願保持舊有的事物。提起『中國』二字，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以下種種情景：用破爛的草席搭起的不蔽風雨的小船，傾斜的頽壁殘垣，下陷的廟宇屋頂，鬆散而長滿苔蘚的泥瓦，高低不平的路面，破爛的草屋，腐爛中的頂篷，東倒西歪的祭坊屏飾，以及斷裂、傾斜的石頭路面。而在日本，任何東西看上去極其整潔乾淨。草屋修理得整整齊齊，牆壁沖洗得乾乾淨淨，草蓆明亮潔淨，路面平平整整，

沒有隨處亂堆的垃圾。我覺得世界上祇有荷蘭、法國的諾曼底、英國的某些地方的環境才能與日本整潔的環境相媲美。一九一〇年八月那場令人難忘的洪水後，日本人愛整潔、辦事井然有序的美名更為世人稱讚。

在日本的村莊，人們看不到在中國大多數鄉村隨處可見的這些街景：成堆的垃圾，糞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頂，倒塌的牆壁，腐爛中的草屋以及散亂的碎石。在日本，一旦屋頂、牆壁、圍欄、樹籬、水壩、橋梁、小路等受到損壞，立即會得到修復。至於我們美國人的整潔，祇有新英格蘭人和美國僑民居住的地方的環境堪與日本相比。

在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種極其耐穿的藍色棉衣。老百姓都穿質地粗糙的深藍色『本色布』。精製的淡藍色棉衣或色彩豔麗的絲質外衣便是中國人的節日服裝。冬季，窮人穿的是厚厚的棉衣，而富家子弟則穿襯有毛皮的絲棉襖。與中國人不同的是，西方人穿毛料的衣服。但如果讓一般的中國人也穿西式毛料服裝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現在並不準備大規模養羊，他們生產出滿足自己需要的羊毛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值得慶幸的是，中國人穿的棉襖不像西方人那樣在前面留有開口，而是側面開合。在北京，當強勁的西伯利亞寒風侵襲你時，你會覺得西方人在大衣、上裝等的正中間留下一個V型開口是多麼愚蠢。顯然，它把人們嬌嫩的喉嚨和胸口暴露在無情的嚴寒面前。當你看到這些明智的中國人用棉衣把他們的前身整個裹住，並繫緊肩膀上的扣結，你會覺得自己像一個衣不蔽體的圖騰崇拜者。

祇要有石頭的地方，沿途你就會看到一些橫跨主路的紀念性拱門。這些建築就是經過官方許可後建立的名聞遐邇的『牌樓』。人們以此紀念某種行為或某人高尚的一生。但祇有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學士死後才能受此殊榮，那些榮立戰功的兵士死後卻享受不到這樣的禮遇。牌樓中門兩側各有一個或兩個與中門樣式十分接近的小門。所有的門都十分精美。由於結構堅固的牌樓可以聳立幾個世紀，還由於建立這樣的紀念物是那些博愛的中國人的幾種原始的資金消費方式之一，因此，牌樓越積越多。在一些靠近城市的路段上，聳立著許多樣式單一的牌樓，儘管它們很漂亮，但有時人們也會對這些單調的重複感到厭煩。

在華南的城市中聳立著一些六七層高的平頂塔樓，塔樓四周有壕溝，上端留有小天窗。它們鶴立於簡陋的平房之中，宛如歐洲中世紀城堡中的高樓。城市中的當鋪可以起到銀行的作用，也可以當作貴重物品的保險處，當你遇到強盜時，也可以在此躲避一時。在中國的一些較大的城市中，有一些華麗的行會大廳和外省人建立的裝飾典雅的會館，這些外省人如同十三世紀在倫敦謀生的比利時佛萊芒人或漢莎商人一樣，感到自己是身居他鄉的客人。有時，來自不同省份的人們聯合起來建立他們的會館，我記得在西安府有一座富麗堂皇的『三省會館』，聚居著來自四川、河南、山西的異鄉客。

由於沒有好的公路和可以負重的牲口，人們不得不依靠水路交通。在中國，大大小小的河流得到了極其充分的利用，因此，中國的船特別多。其數量可能相當於世界上其他地方船隻數量的總和。中國船民的能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同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從事於水上勞作的勞動力資源。

河上有許許多人力驅動的船隻，划槳的人總是站在甲板的前頭。較大的船需要十六或十八人划槳，船夫們裸露著上身，一邊唱著船歌，一邊有節奏地划槳。有時他們順著強勁的風行船，有時船夫們祇好沿著河岸牽引著船隻逆水而行。由於沒有先期修建好的纖路，船夫們祇好沿著陡滑的河堤爬行，他們攀登上河岸的岩石，沿著窄狹的壁架，徐徐前行。船夫們一邊爬行，一邊用力拉著船，實在痛苦不堪。

在南方，失去了土地的人們被迫移到河上居住，無數的人在舢舨或船上安家，度過了他們的一生。遇到好天氣，這些貧窮的人們像是住在兩端帶有遊廊的單間房中，他們與陸地上的人們一樣，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這裏，人們不必擔心會遭到地主的解僱，沒有僱主來壓榨他們，也沒有工頭催促他們快點幹活。在河上、岸坡上，人們過著忙碌而豐富多彩的生活。潺潺的水聲，船與船之間的震顫聲，嬰兒的呀呀學語聲，以及大人們喋喋不休的談話聲，使這兒的人們從不知道什麼是孤獨。因為河水的便利，船上的家家戶戶都非常潔淨，其整潔的程度像荷蘭人家裏一樣。祇要他們願意，不用支付租稅，船戶們就可以換一換他們的鄰居、住所，以及四周的環境。沒有人比他們更自然，更活躍，更自由自在，因為他們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窘困，即使在貧窮困苦中，他們仍保持著自己的自由。

他們的孩子，那些水上的流浪兒，智力很早就得到了開發。嬰兒出生不久，父母就把他們拴在一個封著口的空罐子上，萬一小孩掉入水中，大人們可以根據罐子在水中漂浮的位置將小孩救起。那些

滿周歲的孩子已懂得如何照料自己。三四歲時就能擺弄船槳和用於撐船的竹竿，他們已像我們國家六七歲的孩子那樣機智。任何東西都逃不過孩子們那善於窺測的黑色眼睛，他們能夠像意大利嬰兒那樣討人喜歡地哄走你手中的銅錢。

儘管中國的城市每到夜間總要關上城門，但城裏人絕不像我們西方人一樣與廣闊的農村斷絕往來。在中國，城裏人絕不會輕易與他們農村的血親失去聯繫。前不久，香港的造船和修船業不景氣，但這對於碼頭的失業者並沒有帶來致命的打擊。他們所以能度此難關，不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其他工作，而是因為其中大多數人已經分散到他們祖先世代聚居的農村。在那裏，這些失業者重操前人的舊業，直到形勢有所好轉。農村的大家庭總是給他們提供這樣的機會，並維持其生存。但與這一家族母姓有關的血親並不能享受這種禮遇，人們是不允許這些親戚長期寄居下去的。城市中那些來自農村並發了財的商人，一般在他那一族的祠堂內為兒子登記註冊，捐助保養費，在一年一度的家族盛會上分享一份烤豬肉，節假日期間訪問故里，把錢寄回農村為自家人買更多的土地，把孩子們介紹給鄉裏鄉親，有的或許讓他們的孩子在祖先居住過的村子裏度過童年。這樣，即使他們過世了，孩子們還會熱愛這片土地，並珍惜與家鄉的這種關係。通過以上種種手段，即使那些已在城市裏居住了幾代的人們，還始終保持著與農村家族的聯繫，直到戰爭、洪水、饑饉將農村中該家族的人全部滅絕為止。因此，中國的城市，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而是由分屬於無數不同的小組織的個人雜湊而成的團體。無疑城市市政議會的建立以及公民對於公共事物的管理將有助於創造一種集體精神，同時，有助於削

弱城市居民對農村家庭的感情。

紀念死者的墳墓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人們不敢輕易斷言，中國是屬於活著的人，還是屬於死去的人。在中國，死者一般埋在家庭或家族的墓地裏，而非聚集在公墓。在靠近城市的風景區內，高高低低的墳頭隨處可見。如此佔用土地，為城市的外向發展增加了困難。廣東基督教學院的校園共涉及三百六十個互不相關的財產轉讓證書，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墳墓點綴其間，因為這些墓地的所有者拒絕出售這些土地。靈柩一般在『靈堂』內停放數月，有的甚至數年，直到風水先生擇定入葬的良辰吉日與風水寶地為止。在中國，靈柩不是用木板拼湊而成的，而是用一段挖空了的圓木做成。這種虔敬而鋪張的習俗極大地破壞了農村中的植被。

一些最能反映中國特徵的觀念與覆蓋著華北大部分地區的黃土有密切的聯繫。在華北，有些地方的黃土深達數百英尺。地質學家認為，這些黃土是由亞洲內陸乾燥的強風帶來的塵土積聚而成的。如果作縱向考察，人們會發現黃土沒有層次，其中有陸續沉積的貝殼，而沒有海貝。人們還會看到黃土中有許多與針一樣大的垂直小筒，這可能是腐爛的草根所留下的，因為在黃土積聚的過程中，許多植被被埋入其中。那些灑落到山上的塵土，很快被水沖下陡峭的山坡，山脊便慢慢突露出來。被水沖走的泥土淤積到山下的盆地中，填平了那些凹陷的地方，而且使鄉村原有的地表變得異常鬆軟。

河水流過這片黃土地後，深深打上了棕黃色的印記。由於沿途捲入了大量泥沙，所有的河流都不適宜重型船隻航行。不僅如此，河水流經平原地帶時，往往因泥沙堵塞河牀而改道。就是這片黃土使

我們懂得了『黃河』、『黃海』『黃帝』或『皇帝』的內涵，以及中國人把黃色作了帝王的象徵的原因。京漢鐵路北段穿越一片廣袤的黃土地，這裏幾乎沒有石頭、山脈和樹木。土地、河流是黃色的，平頂的房屋是黃色的，城牆和村莊也是黃色的。黃色的空氣中瀰漫著塵沙，植物被罩上了一層細細的黃色沙粒，黃種人以及他們的服裝也像是灑上了黃色的粉霜。總之，這裏的任何事物都融入了這單一色的世界中，正是在這裏居住著早已開化了的人們。

在黃土高原，一片片的黃土地宛如一塊塊奶酪。鐵路兩旁土坡上的鐵鎬、鐵鋤痕迹，數年之後便會平平整整。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多數住在黃土坡上的窯洞中，這些窯洞是由人工鑿製而成。人們在土坡上鑿洞後，用泥灰將洞內塗抹平整，於是，清潔乾燥、冬暖夏涼的窯洞就成為人們理想的住所，但窯洞內通風不暢，使人們有美中不足之感。其中有的窯洞有兩三層高，鑲著漂亮的門窗，室內傢俱佈置得合理得當。然而，令人吃驚的是，當人們在寬闊而平坦的田野裏環顧四周時，祇能看到一些精耕細作的田地，而看不到任何路、房屋、居民以及家畜。這裏的路多綿延在高原上的河谷中，有的地方，路兩邊的黃土高達七八十英尺。在路與河牀兩側的峭壁上，人們鑿建了他們的住所和畜棚。

在中國，一般人還沒有形成一種維護那些不應分配的公共利益的觀念。國家一直是貢品的徵收者，而不是大眾福利的保護者。所以團體利益為個人利益而犧牲，公共利益為地方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犧牲，子孫後代的利益為今天活著的人的利益而犧牲。渭河沿岸的莊稼地裏分散著大量枝葉繁茂的樹木，嚴重影響了莊稼的生長，而兩三英里以外的山上卻是光禿禿的。人們寧肯在自家的莊稼地裏種樹，也

不願在不宜種莊稼的山上種植草木。這是因為在沒有公共管理的條件下，山地不屬於任何人，上面的任何東西都會遭到毀壞和搶劫。

森林遭到破壞的程度正在加劇，但官員們對此漠不關心。最近，在直隸北部接近熱河的地方，幾年前還很好的一大片森林，現已遭到大規模砍伐，其中有大量質地優良、樹幹筆直的松木，可以架設上千英里電線。人們卻棄之不用，把它們堆在一起，任其腐爛，而用那些彎彎曲曲的柳樹架設電線。無疑，某些官員從這些樹木的砍伐中得到了一定的好處，但這些木材的後果如何，至今無人問津。

幾百年前香港對面九龍山上的森林遭到破壞，結果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土壤被侵蝕的遺迹至今依然可見。用於阻止水土流失的巨大花崗石至今仍饅頭似的突出在地面。東京灣（今稱北部灣）的北岸幾乎看不到一棵樹，田埂上倖存的幾株似乎在向人們訴說著這樣一種事實，過多地開發土地實際上是對土地的浪費。表層土流失後，僅剩下不宜耕種的生土，農民不得不放棄耕種。西江兩岸光禿禿的山坡已被侵蝕得溝壑縱橫，生硬的紅土透過草叢發出血色般的紅光。福建沿海小山上的大部分土壤已流失殆盡，幾乎僅剩下岩石，但打柴的人仍經常在這裏出沒。他們將灌木刨起，把草連根拔出，絲毫不顧及土壤的流失。這裏，沒有人打算植樹，即使種了樹，必須有人住在山上看護，否則，樹木會被偷走。離海岸較遠的山上的樹木雖被砍伐殆盡，但土壤尚保持完好，這是因為充足的雨水為草木的快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蔥鬱的植被防止了土壤的流失。

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到處都是坍塌的土坡，泥沙堵塞的河道，淤泥充塞的橋梁，土壤貧瘠的谷

地，沖決堤壩的湍流，在高高突出于平原之上的河牀中緩緩行進的河流，以及如同豌豆湯一樣渾濁的溪水。所有這些都證明，盲目地砍伐樹木，必將導致洪水對自然環境無情的破壞。凡是流經中國西北部黃土地區的河流，無不沖下大量的泥沙，這些泥沙使下游低緩的河道逐漸擡高，給這一地區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威脅。在未來的幾百年中，黃河如果成為越來越嚴重的「中國的悲哀」的話，那是因為雨水很容易沖下這一流域早已失去植被保護的山坡，其容易的程度，就像雨水滾過屋頂一樣。在雨季，從上游沖下的可怕的洪水，將會沖決黃河大堤，使得平原地區成為一片汪洋澤國，平原上的所有居民將面臨滅頂之災。

在廣東九龍的英國人和山東膠州的德國人已經開始了重新造林的工作。但除了京漢鐵路公司 在鄂北山區種植了一些樹木以作枕木之用外，其他地方的中國人並沒有重新造林的舉措。假如中國沒有如此早地擺脫分封制，而是像中世紀的歐洲那樣，制定嚴厲的森林法，設置廣闊的漁獵場，中國的環境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糟，整個國家或許從森林保護中獲得益處。假如五個世紀以前，制定一項保護環境的國家政策，中國的環境也許會比現在好。然而，中國現在所急需的是一項長期的、科學的、有助於恢復從前環境的治療方法，這種方法比最先進的歐洲國家至今所採用的保護環境的方法還要廣泛徹底。但是，它顯然超出了當代中國人的遠見和管理能力，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中國的自然環境仍將進一步惡化。

儘管沒有任何保護動物的措施與規定，但中國所擁有的野生動物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之外。在

中國的一些地方尚有大量虎豹出沒。無數的野鴨在長江上盤桓嬉戲，因此，許多外國人在通商口岸內就可以進行優雅的捕獵活動。在一個古老而人口稠密的國度，有如此多的野生動物，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紳士們對於捕獵活動不感興趣，以摧殘動物的生命取樂並不是一般的中國人所樂為的事；一是政府多方限制人們持有槍械，致使百姓缺乏捕殺動物的工具。

無疑，長城是人類最宏偉、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手工傑作。與它巨大的體積相比，我們所引以自豪的鐵路路基、隧道祇不過是侏儒的作品。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拿馬運河外，沒有任何人類的傑作堪與長城相提並論。它每五十米的磚石就可以建造一座比胡孚塔還高的金字塔，而它的長度至少有一千七百英里。在南口，長城的頂端可供七、八個人並肩而行，高二十英尺，表面鋪有形狀齊整的石塊，頂端並築有城垛。每隔四五十竿就有一個巨大的起加固作用的塔，塔頂面積有十碼。長城像一條巨大的蛇，徑直爬上一條條極其陡峭的山坡，沿著懸崖峭壁徐徐爬行。它從一個山巔跳到另一個山巔，在每個山頂上留下一座帶有炮門的方方正正的塔。長城的石基循著山脈的走向，向兩邊延伸。它曲曲折折從一個山頂攀到另一個山頂，時而沉入狹窄的山隘之中，時而在高處的山脊上現出它的身影。所以，長城看起來時斷時續。其實，它把某些部分藏在了群山的峽谷之中。有時，這條石蛇把爬行在山坡上的三十英里的巨大身軀展現在人們眼前；有時，它逃出人們的視野，遁入到深處黑色的群山深處。當它在遠處的山脊上出現時，它的城垛會把午後的天空一分为二。山脈向北延伸便是一些山麓小丘，每座小山的頂上都建有一座烽火臺，遠遠望去，烽火臺像是戴在小山上的皇冠。山麓小丘的下面是一個